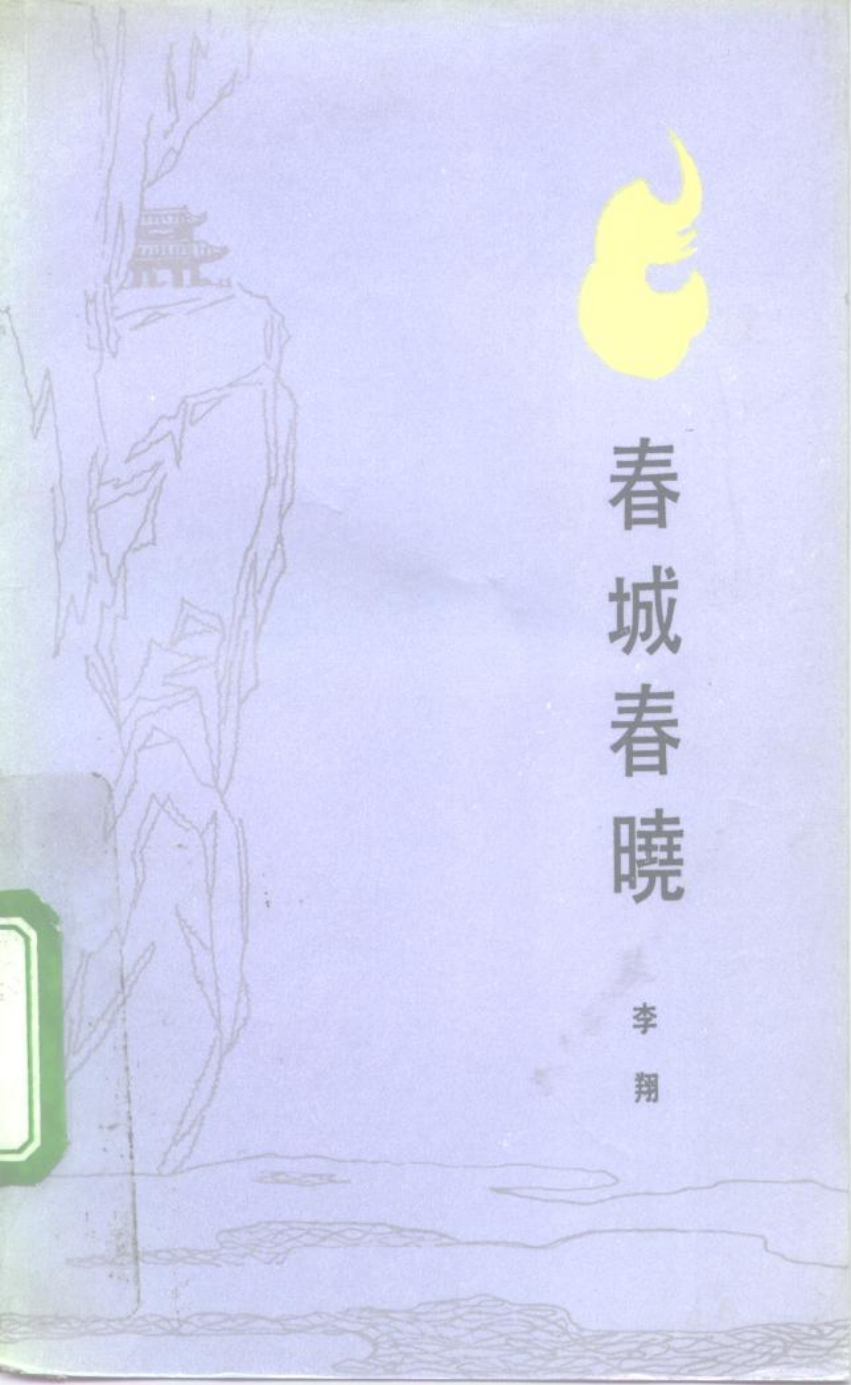




春城春曉

李
翔



(京)新登字 124 号

春 城 春 晓

李 翔 著

华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朝内南小街前拐棒胡同一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华利国际合营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787×960 1/32*7 印张 117 千字

印数：1—5,000 册

1991 年 10 月第一版 1991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ISBN7-80039-432-8/I·201

定价：3.45 元

披荆斩棘光明行

——为李翔《春城春晓》书序

20 世纪中叶，在中华大地上发生了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挣脱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强加在项上的锁链，从黑暗奔向光明。华艺出版社组织编撰的这套记述各地起义斗争的系列丛书，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反映了这一冲破黑暗、奔向光明的伟大历程。

老友李翔描写云南起义的《春城春晓》特别激励着我。四十年前，我只是一个普通的青年学生，本没有资格为这样记叙伟大事变的书撰写序言。但是朋友的诚恳相邀和书中记叙的事件使我心潮涌动不已，作为一个亲身阅历过故乡巨变的学子，无论是对军阀间的争相火并，平民百姓的抗暴怒潮，学生运动的风起云涌，民主斗士的鲜血迸溅，游击战争的英勇炽烈，直至举义谋划的曲折跌宕，都使我倍感亲切，勾起我对故乡山水人情的无穷眷恋。怀着对乡土的痴情挚爱，我愿用稚拙的手掬起一盞心血与热泪，奉献给为奔向光明而奋斗过的故友乡亲，祭奠在为奔向光明而献身的烈士灵前。

0010125

本书从抗战胜利以后云南政权的更迭——蒋介石武装颠覆龙云的统治写起，直到解放大军进驻昆明，春城迎接春晓为止；又以卢汉将军的苦心经营、弃暗投明的举义为主要线索，记述了他接任“云南省主席”以后，由空头主席到逐渐重握兵权，由周旋国民党、蒋介石到寻找共产党、解放军，由戕害百姓、整治人民到坚决依靠人民、投奔革命的艰难曲折经历。其间可以看到，云南人民由黑暗迈向光明的每一步，不仅需要勇气，而且要付出牺牲。中国人民的解放道路，哪怕是起义这样的和平解放，也是铺满了奋斗者的鲜血和头颅。如今，尽管将近半个世纪过去，回溯往事，仍能使人感到人民革命的一种磅礴气势：迈向真理一步，虽九死犹未悔也！这就是云南人民，也是我中华民族前赴后继的民族性格与民族精神吧！

云南起义的斗争故事具有浓厚的传奇性，但这传奇性是历史本身所赋予的，不是作者的虚构。诸多激烈尖锐的矛盾交织，使历史的发展惊心动魄、险象环生。我们从作者朴实的记述中可以感受到这段历史的鲜活的脉搏。

云南起义打破了蒋家王朝凭藉大陆一角顽抗的幻想，擒获了国民党的一批党、政、军、警、宪、特的重要头目，避免了云南3000万人民的重大流血牺牲。作为起义行动的主要谋划者，卢汉将军对人民是立了功的。他受到了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和周恩来总理的赞扬和嘉许。在宣布起义之前，

他集结了 120 个营的兵力准备迎接解放。他以智谋掌握了国民党后勤军械库的一批枪支弹药，转送给革命游击武装。特别是在起义发动之后，顶住了国民党的飞机轰炸和重兵围攻，坚决依靠人民、参与组织了击溃“中央军”疯狂反扑的昆明城保卫战，清剿和缉拿了一大批凶恶的特务和残匪，对云南革命形势的迅速稳定起了重要作用。起义将领们和全体奔向光明的人民，在历史上铸下的功绩应该永远不会泯灭。这些，作者在书中都作了明白而生动的描绘。

我觉得更为可贵的一点是，作者并没有替自己笔下的主人公作隐恶扬善式的吹嘘。作为统治云南的一个旧政权的代表，卢汉将军的言行也常有不光彩的一面。例如，书中曾提到 1949 年初人民群众自发捣毁“中央银行”的事件。卢汉当时为了显示自己弹压局势的权威，亲自坐镇南屏街街头“审讯”，接连拉出 21 个无辜百姓就地枪决。第二天的新华社广播，就“晋升”卢汉为“甲级战争罪犯”。云南人民提起卢汉这一劣迹都要抽一口冷气。又例如，九月初在蒋介石威逼下进行的所谓“九九整肃”。蒋介石坐镇重庆接连急电召卢汉“面谕”施加压力，然后派大员跟随卢汉回云南布置大搜捕。一时间春城黑云翻滚、血雨腥风。省参议会勒令解散，进步学校、书店、报社、团体被查封，大批民主人士和学校师生被逮捕、刑讯，特务集团逼迫卢汉签字要枪杀几百“赤化分子”，企图拖住他坚决反动到底。当

时的形势真好比单腿高跷踩在刀刃上，滑向哪边都有危险。回忆9月13日傍晚，笔者眼睁睁看着大批驱车实弹的军警包围和查封了我的母校天祥中学，接着便冲入校园搜捕进步师生。从此，我永远记住“九·一三”这个不祥的日子！在这样千钧一发的时刻，卢汉将军总算接受了云南地下党和“滇桂黔边纵队”指挥员的正告，对国民党的白色恐怖活动采取了推拖抗骗的软化措施，避免了一场大规模的屠杀。他个人也算是给家乡父老积了一点“阴功”。在万分紧急的情势下，也促成了提前举义的革命行动。这些历史的重大关节，在书中均有较详细的叙述。

云南起义之所以能够发动和取得成功，除了起义者的谋略、勇气和上下通力协同之外，还应当看到它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前提，一个长远的基础和一个牢靠的依托。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展和解放大军的泰山压顶之势，是起义成功的大前提。1949年秋冬，蒋介石800万军队已所剩无几，凭仗长江天险南北对峙的幻想也成泡影。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直下华南，挺进两广；第二野战军在刘伯承、邓小平率领下直逼西南，形成一个强大的钳形攻势。蒋介石即使想把云南作最后顽抗据点也不见得能顶住强大野战军的追击。蒋介石早已觉察滇军有贰心、卢汉不可靠，但在解放军四面楚歌的进击声中，他也下不了火并卢汉的决心；不像当初抗战胜利后那样

趾高气扬，轻而易举地就武装解除了龙云的权柄。蒋介石“削藩”的计谋历来高超。抗战胜利的爆竹声还未销歇，他就把滇军主力调往越南受降。趁云南空虚武装逼龙云下台。然后密令滇军不许返滇，直接从越南经香港航运至东北战场去“剿共”，一举两得，可使“共军”、“滇军”两败俱伤。正是在看清这种形势之下，1946年5月，滇军六十军一八四师师长潘朔端将军于辽宁海城率部起义，成为解放战争中较早举义的一支队伍。1949年12月9日云南起义宣布后，为了减轻起义军民的压力，粉碎顽抗反扑的“中央军”第二十六军、第八军对昆明的进攻，解放军陈赓、宋任穷指挥的第四兵团和杨勇、苏振华指挥的第五兵团，又从广西、贵州北南两路日夜兼程，终于将云南境内大部顽抗的国民党军堵截歼灭了，保证了整个云南的胜利解放。对于解放大军的胜利进军，本书虽不及展开记述，但作为一种背景和大前提，书中大体已有照应，读者自易明白，勿庸赘述。

云南起义有深厚的群众基础，这就是长期的、蓬勃的民主运动所造成的人心所向。云南人民反军阀、反独裁是有斗争传统的。护国起义播下的火种在群众心目中视为骄傲。大革命后期建立起了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虽然几经摧折，但仍绵延不断。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采取了正确的方针策略，在领导和组织抗日和反蒋的民族、民主运动的群众斗争中，党组织的威信越来越高，工

作成效越来越大。加上抗战期间西南联大在昆明影响深远，使民主运动的潮流始终保持蓬勃旺盛的势头。尽管国民党多次残酷镇压，但革命的民主主义的思想之花在烈士的鲜血浇灌之下却更加怒放。1945年的“一二·一”惨案后，为追悼死难的四烈士举行盛大出殡，昆明城万人空巷，群众抬棺游行，沿途祭奠，全城变成了大灵堂，举国声讨刽子手。蒋介石不得不急电卢汉出面调停，最后撤销了他任命的“代理省主席”李宗黄；警备总司令关麟征出面“道歉、抚恤”之后又“引咎辞职”。1946年，在新任警备总司令霍揆彰的策划和主使下，又发生特务分子暗杀民主先锋斗士李公朴、闻一多的事件，再次激起全省全国强烈反响。在蒋介石嫁祸旁人的阴谋没有得逞后，又不得不开庭公审“凶手”，最后宣布霍揆彰“治安有责”，“着即撤职，听候议处”。1948年昆明学生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民主运动达到高潮。这时的警备总司令是何应钦的继子何绍周，他想仗着老子的权势作威作福。7月15日派军警围攻学运中的师生于云南大学会泽院大楼。学生们在断水断粮坚持几天之后，被军警摧泪弹冲击逮捕，数百人被投入集中营“受训”。“七·一五”运动之后，何绍周在云南又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臭名昭著。卢汉趁机于年底告发他贪赃枉法、贩运鸦片。蒋介石不得不宣告撤销警备司令部，何绍周“另有任用”。三次民主运动的大风潮，云南人民赶走了蒋介石派来的三任警备总司

令。这在全国的反蒋斗争中亦属罕见。云南人是老实憨厚的，但也是执拗顽强的。烈士的鲜血擦亮了他们的眼，蒋介石的统治早已欺骗不了历尽沧桑的云南人民。毛泽东于1947年为新华社写的一篇评论《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指出：“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学生运动的高涨，不可避免地要促进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毛泽东还预示：“一方面是人民解放军的胜利，一方面是蒋管区人民斗争的前进，其速度都是很快的。为了建立一个和平的、民主的、独立的新中国，中国人民应当迅速地准备一切必要的条件。”云南起义的发动和胜利成功，正是在长期蓬勃的民主运动造成的普遍觉醒这一思想政治基础之上才取得的成果。

卢汉将军发动云南起义，在本省还有一支比较强大的革命游击武装作他的牢靠的后盾和依托。这就是1947年由朱家璧领导建立的“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后改名列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简称“边纵”）。这支革命武装从创建到云南解放，一直活跃在滇东南、滇南、滇西和滇东北等地，开辟小块根据地，扩大革命武装，发动农民群众和展开争取民族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到云南起义之前，“边纵”已开辟了30多万平方公里的小块根据地，人口700多万，并先后解放过50多个县

城。这样较大规模的武装游击活动在全国也是罕见的。仅笔者所就读的天祥中学，1949年春夏之交，一次就在“民青”组织下，输送了108个青年学生去参加“边纵”游击队。当时的学校师生把投奔解放区参加“边纵”叫做“下乡”，或到“山那边”。“山那边哟好地方呀……”的歌声在黎明前的春城早已传遍了大中小学的校园；群众编演的各种进步的秧歌、合唱、话报、花灯、话剧、曲艺等节目，从蒋管区的黑暗统治下喷发迸射，一直演唱到“边纵”游击队和解放区的革命队伍中，成为鼓舞和激励云南人民挣脱黑暗枷锁、夺取解放胜利的战歌。云南起义发动以后，“边纵”的许多青年战士，又唱着这些战歌走进春城，迎接家乡和全国的春晓。所以说，云南的革命武装割据和游击，是云南起义与和平解放的后盾和依托。由于篇幅和结构的关系，作者在书中不可能对革命游击活动进行详细的描述，但其间的关联是不难看出的。

本书铺排得当，结构严谨，脉络清晰，文笔生动。特别是那种求实而不尚浮华的文风，实堪与目前某些“报告文学”虚夸粉饰、辞叠色迷的文风形成鲜明比照。我相信，这本著作已将云南起义这一重大事变真实而扼要地纪实于笔下。我作为一个云南长大的“滇人”，应该向这位非云南人的老友鞠躬致谢！

黄建中

1990年11月再读而后序

目 录

一、龙云被迫下台	(1)
二、卢汉奉命从政	(8)
三、不当空头主席	(17)
四、寻找新的道路	(29)
五、寻甸秘密会谈	(38)
六、遣使北上北平	(48)
七、找党遇到曲折	(55)
八、联络地方势力	(64)
九、冒险应召赴渝	(71)
十、面谕进行整肃	(79)
十一、恐怖笼罩昆明	(87)
十二、杨杰将军遇害	(96)
十三、智斗特务头子	(103)
十四、顶住南迁逆流	(115)
十五、策反嫡系部队	(123)
十六、加紧起义准备	(131)

十七、张群穿梭访问	(138)
十八、昆明提前行动	(145)
十九、释放西南长官	(154)
二十、分化敌对营垒	(162)
二十一、发展起义胜利	(170)
二十二、保卫昆明之战	(178)
二十三、春城迎来春天	(190)
后记	(197)

一、龙云被迫下台

1945年10月3日午夜，昆明威远街的龙云官邸里，经过一晚上的喧闹和忙碌之后，人们已经散去，仆役们也已入睡，里里外外又恢复了平静。

龙云拖着困倦的身子，正要上床，突然有卫士前来报告：街上汽车来回开动，手电光四射，象有军队在紧急调动。龙云心里不由得一惊：不久以前，蒋介石授意何应钦到昆明来劝说他辞去云南省主席职务，交出实权，到中央去挂个虚职，他没有同意，难道老蒋见软的一手不行，真要来硬的了？这时，龙云夫人顾映秋飞快来到门口，正有一伙持枪的军人在捶门叫嚷，说要龙主席出来接蒋委员长的公文。顾映秋在门里大声回绝：“龙主席已经休息，有公文请送到五华山省政府去。”那伙军人见叫不开门，便把公文从门缝里塞进来，然后骂骂咧咧地走了。

顾映秋拿着公文回到房间，在灯下一看，果然是蒋介石给龙云的“调令”：免去龙云军事委员会云南行营主任、云南省政府主席本兼各职；任命龙云为军事委员会参议院院长。龙云看完以后，怒火中烧，骂道：“这个流氓！真要拿我开刀了。我得上山去！”

“你怎么出去？”顾映秋担心地问。

“叫卫士准备汽车，我冲出去！”

“那太危险了，大门外有人监视，你还是换了便衣，独自从后门溜出去，我打电话叫山上派人下来接你。”

龙云匆匆换上旧便衣，出了后门，穿过财盛巷，来到绥靖路口，迎面遇见了国民党第五军的巡逻哨。对方一拉枪栓，喝道：“什么人？”

“我是老百姓。”龙云镇静地回答。

“干什么去？”

“我去买点夜宵吃。”

“戒严了！老头，还不快走，要找死吗？”哨兵吆喝道。

龙云迅速走进如意巷，到华山南路口时，正遇上五华山区大营门下来迎接他的卫士们。在卫士的簇拥保护下，龙云安全上了五华山。

龙云上了五华山，喘息未定，便叫发电报给在越南参加对日军受降工作的卢汉，说昆明已经出事，要他表态声援，向蒋介石提出抗议并宣告要带领滇军打回昆明来！接着，龙云又用电话召唤云南宪兵司令、警备处长、民政厅长等部属，结果一个也没有找到。后来，他又向全省发出“戡乱”的电报，说第五军军长杜聿明叛变，围攻昆明城，令各区专员、县长率领现有保安团队星夜向昆明集中，内外夹攻叛军，以解昆明之围。可是，这时候昆明的所有电台、电报局已为中央军和特务监视，他的戡乱文电已经发不出去了。

黎明前，昆明城内枪声四起。驻守东门、北门

的宪兵大队和北校场的滇军，同前往缴械的第五军发生了激烈的枪战。守卫五华山的警卫大队，虽然人数很少，但也英勇抗击第五军的围攻，使它们无法得逞。

被困在五华山上的龙云，正感到孤独、焦急的时候，抗日时曾任云南部队第二路军指挥官的张冲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龙云高兴得跳起来，抱着张冲说：“云鹏，你是怎么来的？”

“我是从黄河巷一家老百姓的屋顶上爬过来的。”

“好，有血性，有胆量，讲义气，够朋友！你不愧是个男子汉大丈夫！”龙云连声夸奖说。

“我来给老主席出出主意，想想办法，助一臂之力。”

“行，现在中央军攻得很紧，你先帮我指挥战斗。”

龙云寄希望于远在越南的卢汉，盼望他带了六十军、九十三军这两支滇军回云南来“救驾”。可是，蒋介石早有防范，派了四个军的兵力驻堵于河内、昆明之间。在昆明 10 月 3 日事变的前两天，总管对日受降事务的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以视察受降为名，飞抵河内坐镇，使卢汉动弹不得。昆明 10 月 3 日事变的当天，蒋介石又派空军副司令王叔铭带了他给卢汉的亲笔信，飞抵河内。信是这样写的：

永衡吾兄勋鉴：

抗战胜利，国家急需统一军令政令。
为加强中央，巩固地方，特任志舟（注：
龙云的字）兄为军事参议院院长，调中樞
供职，以全志舟兄晚节。并委兄为云南省
政府主席，委李宗黄为民政厅长，在兄未
到任前，由李宗黄代理。盼晓喻所属，以
安众心。并望受降事竣，来渝一叙。顺颂
勋祺

中正手书

十月二日

在这样的情况下，卢汉虽然收到龙云从昆明发来的求援电，但经过慎重考虑，还是不能轻举妄动。10月5日，卢汉派机要室主任杨茂实随同何应钦飞昆明，面交给龙云的复信。信中劝龙云“抵抗无益，徒遭无谓牺牲”，并促龙离昆去重庆就任新职。这时，被困在五华山的龙云完全绝望了。

何应钦到昆明后，在机场见到杜聿明，说：“叫你们不要胡闹，现在闹出事，弄得骑虎难下，又要我来做善后……”他来到机场空军司令部，给龙云打电话，要求进城上五华山与龙云面谈。龙云的火气很大，在电话里毫不留情地斥责：“我们两人无需见面！你是‘总司令’，你的部队把昆明城打得稀巴烂，你为什么不去看看？”何应钦劝驾不成，碰了一

鼻子灰，他放下电话，恼羞成怒地对杜聿明说：“没想到龙云是这样一个不明大义的混蛋！幸亏你们用武力解决了他的武装，不然他真要造反。还是蒋先生有先见之明。”当晚何应钦就坐飞机回重庆去了。

龙云骂走何应钦以后，曾向人表示：如果行政院长宋子文亲来昆明，保证他的安全，他可以考虑去重庆。蒋介石果然马上派宋子文来昆明接龙云。宋到昆明后，仍在机场与龙云通电话。宋子文首先申明：这件事完全是蒋介石父子二人决定的，他同宋美龄事先都不知道。宋又说他因去新疆未归，等他回到重庆，昆明的事变已经发生，他当即向蒋介石要求“收回成命”，认为不应该如此对待龙云，但是蒋不同意。宋在电话里说，何应钦回重庆后，他才知道昆明已发生战斗，所以特意赶来调解，希望能进昆明，与志舟兄面谈。龙云听了宋子文的这番话，气消了许多，连忙表示：欢迎宋院长到五华山来！

龙云放下电话，便和身边唯一的参谋人员张冲商量对策。他说：“我想立即下山，佯称去机场迎接宋子文进城，就乘机向呈贡方向跑，然后沿着滇越铁路一直跑到越南去。我相信沿途各县的县长和保安团会保护我的。等我到越南后，就可以亲自率领滇军打回昆明来，和杜聿明算账！”

“这样太冒险，而且成功的可能性极小。”张冲摇摇头说，“从昆明到越南路远难行，而且昆明四周肯定已为中央军严密封锁，没有杜聿明的通行证是